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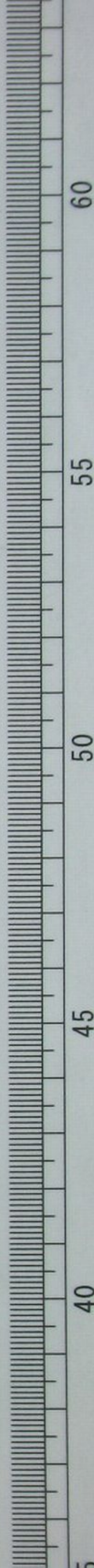
二教平心論

川合會
堂善慈善會某賞印送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6



國民巳未年冬月重鑄

合川慈善會捐刊

三教平心論

板存會善堂
凡印送者
不取板費

F0126

民國辛未年九月

三教平心論

台川慈善會附刊

慈善會善堂

三教平心論序

道一而已無古今無中外心同理同無庸別視惟語其究竟宗旨不侔世出世間未能等論善乎宋孝宗之言曰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世法有窮身界有限惟心則包三界徧虛空其廣無垠其大無外莊子載孔子之言曰某遊於方之內者也彼遊於方之外者也是儒道之為世間法審矣慨自騰蘭創譯達摩肇宗歷代高僧博通深造如慧遠善導永明雲棲無論矣若王導周顛庾亮謝安晉之冠冕也而棲心內典房玄齡宋璟裴度顏真卿唐之楨榦也而寄情禪悅清正純孝如元魯山而刺血書經以度

母福德老成如文潞國而願結十萬人同念佛若夫漢禮
摩騰矣崇康會魏尊曇始晉重道林唐建報恩寺而序聖
教元奉哈斯巴而彰所知哈斯巴為帝師約佛是皆賢
英哲篤志宗門非盡禍福之心為之法大概著彰所知論以外如摩詰如香山
如東坡山谷龍舒尺木之流胥一時名雋乘戒兼急夫豈
盲從者哉嘗試博觀大藏精究宗乘妙理微言洽人心髓
如辨偽錄之攻訐弘明集之闡揚辨惑錄之表彰護法論
之解剖不免或走極端語多失當惟元劉靜齋之三教平
心論立言得體持論適中世出世間劃然明白誠息喙消
爭之判詞三教異同之定讞也世變亟人心壞紀綱弛道

德喪異說興教風雜士大夫不思所以遏亂萌扶正氣而
動以浮淺之學識狹隘之眼光斤斤然矜哲理排宗教幾
何不率全國之人而淪於禽獸也客有來詰者曰使人人
學佛不將無世界耶應之曰誠使人人學佛則天下太平
世界大同無南北之爭歐戰之禍矣客呀然扣其故曰人
人不貪嗔癡殺盜淫則爭心泯品德優刑律公法且可弛
不用尙安有激戰乎今使百室之邑十人持五戒則萬家
中得持戒者千人百萬家中得持戒者十萬人華人四百
兆家以八口計共當得持戒者五百萬人善氣所薰道風
斯被何慮人心之不化劫難之弗銷此何尙之之說所以

見重於魏主也。晚清以來，政學界鉅子多研佛學。石埭楊仁山尤以大善知識名，提倡淨土，稱盛江南。眉山劉子充先生夙慧過人，淨行尤篤。石印經典，嘉惠來學。往年曾有三論約鈔之刻，是書其一種也。自流井王君恩溥以法政專家，素疑佛理，迭因明驗，幡然信從。春初刻丈大南無阿彌陀佛字於榮縣羅漢洞巖際，旋因父病，禱愈遂刊阿彌陀經，以宏淨愿。又慮時人不知佛者之多也，重刻是書，爲普勸計。而丐序於予。予維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概、陳壽三國志，則置而不言。惟晉書班班紀沙門神異之迹，未始一言訾佛。魏收李延壽之作，於當世帝王公卿從事佛學者，未嘗諱之，而不書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自昌黎闢佛，斥爲異端，一遇大顯語，窮色沮。歐陽公修史，凡學佛者，屏弗錄。晚年讀華嚴經，未半而卒。此由管蠡之小，不足語天海之大。故稍聞末論，便爾心折。葉落歸根，自然皈依。無足異者。夫孔老立教，不外人天語。其自身實超域外，殆皆應化之聖人，不必強爲優劣。自崇儒者排佛，老以定一尊，佞佛者抑孔，老以揚釋氏。主奴喧執，垂二千年，得此書平議之，不啻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宋儒李屏山曰：著鳴道集，凡二百一十七解佛祖。歷代通載錄其十九篇，見大藏。有論儒佛之軒輊者，不惟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四

阿含疑佛在儒下讀首楞嚴覺儒在佛下至讀華嚴經則
無佛無儒無高無下能儒能佛能大能小雖然理一也天
地者道中之一物道具於心心宰乎物儒曰正心道曰修
心佛曰明心心相印聖聖相承三教之分後人之多事
也周禮曰儒以道得民儒道本不別儒書如中庸繫辭包
含佛理觸處會通佛書人天教中與儒吻合食期裹腹衣
求適體理務治心已耳雖有至道佛學不知其善與其是
丹非素空辨異同不如親嘗一嚮之爲得世有疑吾言者
乎請平心閱是書而終卷焉可榮縣覺居士黃覺書雲識

重刻三教平心論序

盡人合天之謂儒煉神還虛之謂道明心見性之謂佛言
其所以然之理法之謂教理一也而法不必同故三教之
名立其言世間法也同其言出世法也異方內外之別庸
可諱乎且吾聞儒與道近而未始不與佛通中庸云率性
之謂道頓也修道之謂教漸也自誠明謂之性頓悟如來
禪也自明誠謂之教方便祖師禪也惟聖人知幽明之故
死生之說人天教也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小乘教也無思
無爲寂然不動大乘教也人或疑儒道囿於天地庸詎知
乾元統天卽達摩之直指單傳耶況以漸教言可欲之謂

善十善心也有諸已之謂信十信也充實之謂美十行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十回向也大而化之之謂聖十地
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等覺妙覺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
心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所謂心卽是佛眾生皆合佛
性也後人讀書不廣悟解未融數他珍寶妄生分別抵排
駁斥斷斷異同偵矣燮素不知佛甚或疑之邇來稍涉藩
籬又稔聞劉子充黃書雲兩先生說稍稍嚮往之旋因父
病初始發心入天教中其應如響始信以佛心中之眾生
念眾生心中之佛當前卽是不假他求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益悔從前之迷誤而反以迷信訾人真迷中倍人也料
人之不信佛必有如我且或甚於我者不少爰刊是書爲
指南計愿人人手是編知儒未始不明心見性道未始不
盡人合天其不同者立教之立法殊耳審如是則其於
三教之言理不啻離朱之辨色而曠之別聲易牙之識味
不至拾昌黎之毒唾而致誚於荏鐘蠡海是則區區之意
也夫富順王余燮識

重刊三教平心論題辭

中華民國七年之中冬，德奧敗北，歐戰方停，海內外學者謂爲人道主義戰勝之結局，咸額手而慶焉。吾國南北之爭和議亦垂成也。適書雲家兄以三教平心論兩卷囑爲校刊，時當黃葉滿徑，嚴霜壓廬，萬籟寂然，一燈如粟，火爐熊熊，擁書法覽，慨然於生心發政利害有由來矣。吾國儒釋道三教之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至深且鉅，對症發藥，此書其治狂熱者之清涼散乎？爰感賦二詩以媵序言之後。

世界微塵一戰場，茫茫浩劫轉紅羊。挽回末運躋仁壽，誓

三教平心論
約通人作主張大道如天同覆轉我心似秤不低昂攤書
兀坐披吟罷自有驪珠領下藏
妙義紛披任取裁休將奴主啟疑猜六家要旨陳言去三
教同源得訣來天下幾人登彼岸枕中一卷照靈台後來
莫向歧途誤道比康馮四達開

叔權黃英題

重刊三教平心論題辭

中華民國七年之中冬德奧敗北歐戰方停海內外學
者謂爲人道主義戰勝之結局咸額手而慶焉吾國南
北之爭和議亦垂成也適書雲家兄以三教平心論兩
卷囑爲校刊時當黃葉滿徑嚴霜壓廬萬籟寂然一燈
如粟火爐熊熊擁書法覽慨然於生心發政利害有由
來矣吾國儒釋道三教之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至深且
鉅對症發藥此書其治狂熱者之清涼散乎爰感賦二
詩以勝序言之後

世界微塵一戰場茫茫浩劫轉紅羊挽回末運躋仁壽誓

約通人作主張大道如天同覆疇我心似秤不低昂攤書
兀坐披吟罷自有驪珠領下藏
妙義紛披任取裁休將奴主啟疑猜六家要旨陳言去三
教同源得訣來天下幾人登彼岸枕中一卷照靈台後來
莫向歧途誤道比康馮四達開

叔權黃英題

宋靜齋學士劉謐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
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
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
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
已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
眾贖日月羣盲則同一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
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於善耳故孝
宗皇帝製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

三教心論
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
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
誠知皮膚也血脉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
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
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
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
自持一洗紛紜轆轤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
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佛教在
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

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
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季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
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
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
謂佛不及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
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紛然淆亂蓋千百年
於此矣吾將明而辨之竊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
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可以煥然冰釋也蓋
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

是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籩，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

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

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載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趨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慾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

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為報刹，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為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眾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為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耳。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為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刹也。一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眾。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

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
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修行十
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偽無所容斷九
千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
無量心六波羅密當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割皮刺
血書經斷臂投身參請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已則如忍苦
割肉餒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城妻
子棄之如糞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
死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
億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
四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
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
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趨證六通五
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
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
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
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
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
是爲一切種智是爲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
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

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
眾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
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
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
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
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
死，究竟涅槃，普渡眾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
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
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徧法界也。儒猶治一
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
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
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
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
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
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
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
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
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
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道

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世間、有人世間、有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儒家之五常，卽是其意也。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卽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楊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鄭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咒術不能殺傅奕，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傅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出於正尚，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爲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爲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爲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咒語以殺人可乎？佛以無相爲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衆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牙而可壞，僞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僞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竊可執是以議三教哉！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光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位次判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為釋迦
 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
 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三
 年至定王時老子始生於楚岾縣為周柱下史過函谷關
 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
 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
 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君喜變身作佛胡人方
 受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常謂
 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為道安用化胡為佛豈非道化不
 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

琳作破邪論大畧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之
 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
 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為菩薩
 猶未為大失也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太謬矣迦葉得教
 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傳之妙人
 天百萬昔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
 迦葉付法於阿難即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
 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為
 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為老子則老子乃禪宗之祖師也
 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

也。杜撰之言，矯誣以甚。識者奚取哉？或者又徒覓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為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而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傅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為一也。今獨優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

德裕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措心積累，不使人得而軋已者，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浩信寇謙之而徙諸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為方便之說。謂佛教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啟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為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之進之於佛。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切以為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

其實則已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

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為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醯雞而談浩劫宜其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於神降於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子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傅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褻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得論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出于西戎輔秦穆以開伯業日磾生於北狄侍

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夫絕羣之
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求西域之
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遠
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
去病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樂其去
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至矣何待拘遠近
而計親疎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羅不足尚又不
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
限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昧三乘之通旨或夫能仁未興
於上古聖人開悟於後來故棟宇易野穴之居交字代結
繩爲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
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後崇修多羅晚至而當
替哉傳云佛是妖魔之氣寺爲邪淫之祀其亦不思之甚
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
猶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土民入魍魎之徒眾况
率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皆厝
心而崇信並稟教以皈依是豈尊妖干魅以自屈乎良由
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
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豈得以古有叛臣
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矜

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昭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僞倨，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傅云：道人鼻獍，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可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爲鼻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尙捨不爲，况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麀之下物，毀大慈之善眾，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傅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國之廟，以木爲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背乎？親不可忘，故爲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歛神仰德，何失之有哉？傅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開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尙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哉？傅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非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禁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

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傳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直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傳奕也。原道佛骨，猶傳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卽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爲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爲太史令，特襲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襲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之誤。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

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閻浮提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彼漢書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由是知此固亦中國也。彼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豈不猶稊米之在大倉乎。何以知此果爲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外此更無去

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殷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信不誣也。井毒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修短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是以是知今世之修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修短。享國之久者。

前世之善爲之運祚之促者。前世之惡爲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少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天。膳人之肝。盜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乎。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則可

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固皆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爲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佛而年夭，而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爲在位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爲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佛說爲善有福，爲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之送沙門疏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

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八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教之三乎？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較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云「不稂不莠，君子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大於此，今之以佛為師者，意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誦經，而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經，悛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飡兮亦孰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民有餓色，野有餓莩，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竊神祇以犧牲」，用以容傳曰：盜不可詰絕，又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也，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行不齋糧，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愈繁，僧尼不

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也。天下富羨，攘盜杜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子何必患盜哉。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干出家者哉。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稱其爲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秦伯捨太王而逃荆蠻，孔子美其爲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况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况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父，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迦之長子也。自釋迦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况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爾，而佛則無爾。殊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耳，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

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愈又曰。禁而相生相養之道。豈不曰聚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爲曠夫。箇箇爲怨女哉。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離非梵行者。永斷淫慾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淫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成其飯。雖經多劫。祇名熱沙。此爲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淫。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不能棄。

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爲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如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必戒人聚妻也。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畫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卽釋氏不邪淫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已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曷常禁其生養之道哉。愈又曰。何以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區區。

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必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爲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迹言之。則聲聞緣覺猶不過爲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爲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渝於罪苦也。則世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皈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正晦菴所謂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皈之者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三教平心論卷下

宋靜齋學士劉謚撰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
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
哉涅槃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湧棺外漸
漸闔維碎金體成末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
孫權赤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
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
潔懇求至三七日間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亂權與
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砧碎光明

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
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
嵩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
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
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較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
年而骨朽其神在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
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
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
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
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
奇若此而以之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故雖名稱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
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
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
後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識佛爲大聖
人何其顛倒錯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
禹湯皆聖人也僕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
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
以梵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
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爲凡夫

自堯舜禹湯至於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羣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天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大中之大也謂予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

翻貝葉之真銓續人天之聖教真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號曰繼聖教序有曰龍宮之聖藻爲新鷲嶺之芨藟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爲愚人死爲愚鬼捨身投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蓋謂憲宗爲佛之惑而又因以惑眾也愈又不思甚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囑是非凡所作爲必真見其理之可爲而後爲

之斷斷乎不爲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爲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敕宏福寺也則曰專爲崇穆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爲之序而名之曰御製三藏序覽菩薩藏經愛其詞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經序虞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讜言如平生也則卽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於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爲善

士凶徒建寺刹享太平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爲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爲不諫其奉佛乎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琬其欽崇皈向之心君臣若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爲然也宋璟剛介爲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悔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

西嚴峻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元魯山則以
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
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禪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
諸賢聖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感人者安能惑
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決非受惑而愈之惑亦
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
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
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
以操履者爲何如哉吾嘗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
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子曰儒有席上

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仁以
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
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
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自高愈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
義掃地矣愈欲朝廷因已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
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
守道抱義如伊傅之流者非幣帛之聘肖像之求不輕其
身以爲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仕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
及于頔之相也愈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頔則屈強犯命

有擅取鄧州之逆，廣募戰士，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佾，聲態雄侈，有窺覷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奸謀，王彥威謂其得全腰領為幸，則頤乃少誠元濟之流亞也。愈乃誦詠讚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有德，而且言擬之以商書之灝灝，周書之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正方大，二子譽之良不為過，而猶不能免佞諛之誚。況子頤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色，孔子恥之，讒諂而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斥，周樟惶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叛建於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識者而後知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為纔遭廢黜，遽自衰謬，即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諛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導以侈靡乎？在都俞賡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况既蒙譴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

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兩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吉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卽掃室累矣。况一日歡笑乎？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愈何爲易於動搖如此乎？愈詆佛爲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專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爲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爲夷鬼，乃仙仙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纒遭遭，謂卽

顛沛擾亂，抑鬱悲慄，旣以封禪諷天子，又以吉凶求仙翁，又以禍福禱二如，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子知生死禍福益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糧餽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平而瘡痍未瘳，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子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所言大顛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旣得之，患失之；愈之諂事于顛以

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
二如。是也。愈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
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者而已矣。由是
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爲儒哉。况愈之爲
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而太極。斯其所
謂道也。斯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
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
而出。毋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處州孔子廟
碑之作。謂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
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
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辱耳。愈乃以社稷爲屋。不如孔
子有屋之榮。毋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原道
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
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
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
豈有既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曰軻死不得其傳。
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
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與馮宿書自比楊子爲太
玄時。且謂勝老子。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

千言固非揚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爲全經
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而愈乃謂不
及楊子之太玄何其謬哉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
如吳楚僭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乎
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
婦一慟而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父
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毀則其言之矯誣也甚矣作
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而愈送太學生
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士比之黃靈治潁州
夫前毀而後可以譽則愈言之反覆亦甚矣原道老子
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
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
與孟簡書謂羣聖之道大壞其惑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
謂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氏之道亦
可謂之壞羣聖之道也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
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爲老又指孔子以爲墨不亦叛孔
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逢蒙之射羿
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爲可倣則愈之叛孔子亦可
倣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
識道理其送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彙行

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
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
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
前而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心論毋
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
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
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
者鄭中書孟常州連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
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其送

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
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
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
上人序送舉上人序送嵩上人序製南嶽大明律師碑製
六祖賜諡碑製南嶽彌陀和尚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
州淨土院記作柳州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
故東坡過曹溪而題曰釋教譯於中國必托於儒之能言
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蓋推
本其言與孟軻氏合不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然則子
厚之神於佛教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

滿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之失而深
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羞汙君之意初非附權勢而饗富
貴也觀其永州之斥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禱二
妃之事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爲柳州
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非人所居禹錫親
在堂吾不忍其窮卽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
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卽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也者豈
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概韓嗜進而
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
韓退之嘗病子嗜浮圖子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宜不

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
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
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
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
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又曰果不信道
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
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
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倣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
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懷忤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
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太宗

濟世安民為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為中才之主。凡唐人歸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庠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鷲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伊且，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皆仁也，不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

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又曰：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跡，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為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目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又曰佛爲中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回歸於治皆不可誣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皈向而鬼神欽必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概公之詆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卽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濮議頗喧物論卽愈之請封禪也老而悲傷睠焉憂顧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謀謀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山壽神

同一見起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說褒貶而爲吳縝糾其謬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謬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觀韓愈別傳乃爲之跋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旣排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彙同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蜜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蜜

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上達矣。檀波羅蜜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蜜。施戒忍進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智慧是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非由下學而至。上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朱晦菴曰：釋氏自以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之邃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真性。又曰：遺失本妙，圖妙明心。寶明妙性，所

以破妄心也。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汝真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真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徧無外也。又曰：各各自心徧十方，一切世間所有諸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往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為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

入宮內欲托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繹幼卽病目醫療不
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主禹將生其母
夢一偉丈夫立於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
祖禹以鄧禹內字曰行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
輪迴之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是何其不之察也
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爲教怖令爲
善此卽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旣死
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
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
死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旣還家
卿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法罪重爲營功德俾出地獄
文昌奏其事文帝遂敕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
臣言行錄載王荆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
之事多出於雱及雱死後荆公彷彿見雱荷鑊枷立於門
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其追冥福以是證之
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
有何其未及思也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
也夢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壘空之在
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
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貧賤誇富貴

共成枯骨兩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自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說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蝎、猛虎、猛虎尙可迴避、心意識無你迴避處、則學道者安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天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稜巖曰、明極卽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心決定、惡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不諛理、不信果爲知理乎、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獨釋氏有是言哉、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

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

至於晦菴指其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無理之時以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諸眾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圓覺未能顯出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而執滯此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可執滯此理故曰渡河雖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

如周文王不大聲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晦菴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在晦菴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屐而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彌遠而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所覩未盡而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菴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晦菴於此始知佛氏之說非儒者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倣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

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焉日暮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為他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為非遂從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犬也彼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之

乎為舜犬為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為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觀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溪谷登高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怪觀駱駝言馬腫背乎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非觀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蓋亦詳觀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我乎佛之神道妙用所不必論姑以其徒之至於中國者觀之明皇問一行以國祚一行曰鑿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

其後明皇以祿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忠又問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迄孔子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尙此也抑不思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尙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識不至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旣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迴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者域以一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於仰山寂嶽神受戒於高嶽珪曇始劍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尙然自餘教觀之終未有如是之奇踪異軌見旣未能及此而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爲無傷者反爲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

取也則不如葷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若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何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是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沈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沈湎爲召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則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移木之賞齊桓公不肯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淫之戒爲臆說則美反正刺淫佚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淫也若曰布施之說爲狂言則賜貧窮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知止而後有定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美事則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口若曰嗔恚不必戒則尚書何以曰

不啻不敢舍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面從退有
後言何以諄復於帝舜之命若曰綺語之戒爲迂闊則巧
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
於事則貪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則
邪說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毀其形繙其服非天下之
中道則泰伯斷髮交身何以稱之以至德若曰不嫁娶不
養育絕人倫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娶何爲謚之以文行
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粗迹論之不知
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
免爲舜犬妾婦而已矣

年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露以益江湖
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
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
傷於佛教哉祇自速戾於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謂作史
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夫作史者
揀摭人之實迹設或褒貶不公尙有刑禍况無故輕薄以
毀大聖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故
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只是謗佛已種無
量罪因况佛以善道化人信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
惡惡積則滅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追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曰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閻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姦惡况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記者非一絲爲黃能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褒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創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兮何足控■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蔽業富貴豈免輪迴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缺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

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
不滅證無上覺還度眾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
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
勢謗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
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
徒以爲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
人身者如閻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
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
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
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年六年

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不兢兢業業晝警夕惕爲解脫
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知之性者皆
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
見能知之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三教平心論
洋一元一角五分

三教平心論

乙巳年十一月

板存榮縣東關外覺
圓願印者不取板費

